建道學刊 **55 (2021): 25-43**

藍調宣講——
活於失衡的調子中

黃詠貽
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一　序樂：藍調宣講

宣講模式的神學意義、更新、發展、流行從來與孕育出該模式的土壤背景、歷史、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以莫斯三世（Otis Moss III）提出的「藍調宣講」（Blue Preaching/Blue Note Preaching）為藍本，分析藍調音樂與藍調宣講的特性與關係，從而理解非裔美國人或黑人宣講（African American/Black preaching）的體現，如何能成為今天不同受創社羣的宣講提醒。

本文會先從歷史角度，了解藍調音樂的誕生、起源，並從中見到非裔美國人長久以來，面對種族歧視、社會不公義的環境，基督信仰的希望如何能成為他們面對現實壓迫的主調。然後，我們會探討藍調音樂的基本特性、內容與影響，明白藍調音樂，特別其「不和諧」（dissonance）的特性，如何能成為連結非裔美國羣體的載體，並成為該社羣集體創傷的具現與治愈。接着，我們會分析藍調宣講，這種結合非裔美國人經歷與藍調音樂的獨特宣講模式。藉認識藍調宣講，我們得以

一窺一個受壓迫、苦困、痛苦的邊緣化社羣（marginalized community）如何在抗爭的歷史中，發展出一種屬於個別社羣處境的宣講模式，來回應存於現實壓迫與福音信仰的應許之間的「不和諧」， 從而成為今天同樣要活於失衡世界的社羣的宣講啟發。

二　藍調音樂的定義及歷史背景

要明白藍調宣講，我們就要先對藍調音樂有基本理解，從而明白藍調音樂與藍調宣講間的要點與兩者緊扣的關係。本文並非集中在藍調音樂的論述，所以只會簡單講述藍調音樂的基本要義，之後會聚焦於其獨特的音樂歷史背景，以助我們作其後的神學討論。以下會先簡單講解藍調音樂的基本意思、內容與定義，勾畫出藍調音樂與非裔美國羣體的抗爭歷史不可劃分的關聯。

（一）藍調音樂的基本定義與內容

甲　藍調音符

最早期的藍調音樂並未被記錄下來，今天我們聽到的藍調，音樂形式比較多是4/4拍子，多運用第一至第五和弦的五聲音階（pentatonic scale），[1] 每個段落多在十六個小節之內。其中藍調音樂最明顯的特色，就是會使用「藍調音符」（Blue Note），即將第三音、第七音（有時包括第五音）降低半音，構成「藍調音階」。[2] 藍調音樂的歌詞多為兩句，時有重複，多用AAB模式，即第三句歌詞（B）往往成為之前已重複的

[1] 常見的音樂和絃結構為I-IV-I-V-VI-I。Jesse R. Steinberg and Abrol Fairweather, eds.,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Thinking Deep about Feeling Low*,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Blackwell, 2012), xii.

[2]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ii, xvii.

歌詞（A）的回應。[3] 慢板的藍調有憂傷的特質，快板的藍調音樂常用於跳舞及派對之上。有時，他們會用輕快的旋律、節奏，配以傷痛的歌詞，表達廣闊的情感。演出者不單在演說一個故事，更是藉音樂來表達一種情緒與回應。[4]

乙　藍調主題與歌詞

藍調音樂（Blues）是個包含了許多主題及音樂模式的音樂類別。它的主題可以是任何的內容，許多時和男女間的感情、性、酒、監獄、歌手身處的地方、城市有關，但更多是關於對不同人、事、物的控訴及不斷的呼求，有學者因而指藍調是抗爭形式的音樂。[5] 藍調音樂雖然分享了和福音樂曲許多相同的結構與演唱技巧，但歌詞內容卻多為世俗性，而非以宗教或靈性為題。[6]

藍調音樂和散拍音樂（ragtime）與爵士樂（jazz）實際上是同時發展的，但彼此間也有分別。藍調音樂貫注了敏銳而豐富的感情，並能將熱情、幽默、憂傷、歡樂等多種情感傳達給聽眾，讓聆聽者能以理解歌曲的意思。藍調音樂在全球都有廣大的聽眾；然而，音樂背後卻是一羣長期在「原居住地」被孤立、難以被看見、被邊緣化的創作者。他們的祖先來自非洲，被強迫送往一個陌生國度後，在那裏被奴役至死。幾代以後，這羣創作者雖然在這個被喻為「自由」的國家出世，成為這個地方的永久居民，卻仍被視為「他者」，長期被排拒在外、被異化。[7]

---

[3]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 Otis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Finding Hope in an Age of Despair*, electronic resource, First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5), 43; Dick Weissman, *Blues: The Basics* (Routledge, 2004), 23-25.

[4] Weissman, *Blues*, 27.

[5] Weissman, *Blues*, 2, 20.

[6]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ii.

[7]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

（二）藍調音樂歷史背景：非裔美國羣體的抗爭歷史

藍調音樂是在十九世紀誕生的，當時非裔美國人長期在社會上，面對不公平、苦難，及赤貧的困境。[8] 有學者指，藍調音樂是來自一羣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勞工的。[9] 他們一直有豐富的音樂傳統。在面對貧窮、種族歧視、饑荒、水災等社會處境下，他們結合自身的宗教信仰、黑人文化，從而創作出藍調音樂。但也有人指藍調音樂其實是在美國南部不同聚居處的非裔美國羣眾，各自獨立而又在差不多時期產生的音樂。[10] 總體而言，藍調音樂和非裔美國人被擄為奴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

由1619年始，非裔奴隸在被迫運送往美國長途而危險的船程上，因為防止他們反抗而被鎖上鐵鏈。但他們在船上也常被要求唱歌和跳舞，原因是船主認為這樣有利維持他們的健康。於是，這羣奴隸就用不同的非系語言、音樂，在船上唱有關被流放的哀歌。這個被迫流放的背景，成為其後藍調音樂發展的種子。非裔奴隸抵達美國後，他們的主人多鼓勵他們參與教會，也容許他們唱詩歌。非裔奴隸將自身成為奴隸的壓迫，聯繫聖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應許地的經文，並以此成為他們對自由的想像。[11]

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 年）後，非裔奴隸名義上得到解放。其後，美國南部經歷了一段「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當時士兵為非裔美國人興建學校、教會，非裔男性得以參與地方、州長，甚至議會的選舉，也是首次有非裔美國農民購買農地；然而，1870 年中，社會再次回到奴隸年代。非裔美國人被否決投票權；白人地主制定「佃戶制度」（sharecropper system），非裔美國人不再擁有土地，變為以勞力換取收成的一小部分。由於份數極少，以致佃戶實際上仍然成了地主的奴隸。

---

[8] Weissman, *Blues*, 2.

[9] Peter Rutkoff and Will Scott, "Preaching the Blues: The Mississippi Delta of Muddy Waters," *The Kenyon Review* 27, no. 2 (2005), 129.

[10] Weissman, *Blues*, 2.

[11] Weissman, *Blues*, 6-10.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1890至1920年是非裔美國人受壓迫與不公義對待最嚴重的時期。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racial segregation）廣泛應用於學校、交通工具、住宿、食物等不同生活層面，社會上頻繁出現許多對非裔美國人的非法暴力行為，最常見的就是以私刑吊死（lynching）的方法殺害他們。[12] 到今天，「行私刑的樹」（the lynching tree），特別在講道學中，仍常被用以形容非裔美國奴隸被非人化的歷史與意象。藍調音樂，就是在這段非裔美國人最受壓迫的時候，正式被創作、誕生，並得以蓬勃起來的音樂模式。

從上文可見，無論從藍調音樂的定義、其採用的主題、歌詞內容、音樂模式、創作與演唱者的處境、歷史發展等角度，都反映出藍調是一種屬於特定羣體的音樂藝術與創作。簡單而言，藍調音樂在本質上，與苦難、貧困、不公平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13] 它的發展也與一個特定社羣的抗爭歷史相緊扣。現實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平，令這個羣體所用的音樂，與他們的福音音樂雖有相似之處，卻在內容與信息上大相逕庭，反映了藍調音樂背後的哀歌與福音間隱含的失衡與張力。

三　藍調音樂的含義

當我們從音樂與歷史角度，了解藍調音樂的基本內容、意思與背景後，我們就能夠更深入探討藍調音樂的含義。下文會從「不和諧」（Dissonance）、「結連性」（Connective Force），及「處境性」（Contextualization）三個角度闡述藍調音樂的重要性及意義，從而幫助我們結連藍調音樂與藍調宣講的特色。

---

[12] Weissman, *Blues*, 2, 16-17.

[13] Weissman, *Blues*, 2.

（一）張力與解放間的不和諧

藍調音樂常會透過音樂的設計，包括樂器及拍子使用等，刻意營造情感上的張力。演唱者與樂手也會刻意彈唱比「正確音高」（correct pitch）低的音符，以先營造一種「錯誤」的「張力」（tension），然後再回到「正確」的音符，以製造「解放」（release）的音樂效果。[14] 只要延長由「張力」至「解放」的時間（即是用更久的時間才回到「正確」的音），「張力」就會被延展得更強，及至之後出現的「解放」，就會更有效地帶來「治愈」（healing feeling）的結果。[15] 這份在「張力」與「解放」間出現的「不和諧」（dissonance）階段，就是藍調音樂的一大特性。

這份不和諧，其實和非裔美國音樂創作人自身的受苦經驗是一致的。在苦難的世界中，人無論向自身內在或外面的世界，都掙扎尋求着困境的出路。我們追求生活的「和諧」（harmony），期望以此解決生命的張力。然而，藍調的世界，卻發現現實並非如此。藍調就像是個「出錯的世界」，[16]「和諧」從來不是現實的主調。於是，創作者將自身生活經驗的種種不幸、創傷、苦難注入藍調的歌詞與音樂之中，讓我們能用更深刻的眼光，透視每個同在苦難中掙扎的靈魂。

因此，藍調音樂的本質，正反映出非裔美國人對人性苦難的深刻掙扎。生命的黑暗，帶來一個個仿似出錯的音符，愈久都未能抵達「解放」，其間的「不和諧」就是他們對生命苦難的哀求、宣洩。但不能忽視的是，藍調音樂容讓「不和諧」的出現，其實也反映藍調音樂成為了載體——讓非裔美國人能就現實的苦難發出哀歌，同時表達對解放的

---

[14] Weissman, *Blues*, xii-xiii.

[15] Weissman, *Blues*, xii-xiii.

[16]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ix.

盼望。藍調音樂就如非裔美國人的近代哀歌：他們藉音樂向神呼求，表達他們對應許之地、對解放的長久期盼與渴求。

（二）藍調音樂的藝術形式：結連過去、現在與將來

藍調音樂由非裔美國人創作，是美國一種獨特而久遠的藝術形式。[17] 威爾遜（August Wilson）是美國戲劇界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曾以非裔美國人文化的眼光，重新表述聖經的用字，並在他的作品中記錄了二十世紀非裔美國羣體的悲傷與願望。威爾遜認為藍調音樂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代表了非裔美國羣體的文化對世界的回應（cultural response）。這種音樂也有「結連的能力」（connective force），連繫了過去與現在，也延展至未來。[18] 事實上，藍調音樂是一種混合物，將工作、世俗、神聖、政治、哲學……等不同的元素結合，不斷塑造、改變、表演出非裔美國羣體於世界的經驗。[19] 以下以非裔美國爵士及藍調歌手哈樂黛（Billie Holiday）的著名作品《奇異的果實》（*Strange Fruit*）為例，[20] 用以分析藍調音樂的結連特性。

《奇異的果實》由美國教師麥洛波爾（Abel Meeropol）創作，於1939年由哈樂黛演繹，更於1999年被《時代雜誌》喻為「二十世紀最好的歌曲」。[21] 此歌曲表達了在三十年代，於美國南部盛行以私刑吊死非裔美國人的實況。歌詞提到「南方的樹木結出奇異的果實／鮮血流到葉子上，滲入根部／黑色的身軀在南方的微風中搖擺／白楊樹上掛滿了奇

---

[17]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5.

[18] Jay Plum, "Blues, History, and the Dramaturgy of August Wilson,"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7, no. 4 (1993): 561.

[19] Houston A. Baker, *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 electronic resour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5.

[20] 歌曲的創作過程發源起，詳情可見 David Margolick, *Strange Fruit: Billie Holiday, Café Society, and an Early Cry for Civil Rights*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2000)。

[21] Meg Greene, *Billie Holiday: A Biography*, Greenwood Biograph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7), 64.

異的果實」。[22] 歌詞反映了當時非裔奴隸被非人化，成為奴隸主財產的現況。因種族歧視而吊死奴隸的事件屢見不鮮。歌曲迫使一羣中產的白人聽眾，直視社會上種族歧視與非裔奴隸被行私刑殺死的境況。[23]

雖然哈樂黛身處的時代，已經歷了美國的南北戰爭，非裔美國人在名義上已得到解放，但實際上社會仍然充滿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與

---

[22] 以下為筆者對歌詞的中文翻譯：

Southern trees bear a strange fruit
南方的樹木結出奇異的果實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
鮮血流到葉子上，滲入根部
Black bodies swingin' in the Southern breeze
黑色的身軀在南方的微風中搖擺
Strange fruit hangin' from the poplar trees
白楊樹上掛滿了奇異的果實

Pastoral scene of the gallant South
勇敢壯麗的南方畜牧光景
The bulging eyes and the twisted mouth
有浮凸的眼睛與扭曲的面容
Scent of magnolias sweet and fresh
木蘭花的香氣甜美又清新
Then the sudden smell of burning flesh
卻轉瞬嗅到燒焦的腐肉氣味

Here is a fruit for the crows to pluck
這裏有奇異的果實給烏鴉撕吃
For the rain to gather, for the wind to suck
招聚着雨水、任風吸噬
For the sun to rot, for the tree to drop
在陽光下腐爛、墜於樹底
Here is a strange and bitter crop
這裏有奇異又苦澀的收成

[23] Greene, *Billie Holiday*, 60.

隔離。哈樂黛經歷過貧窮、被歧視，艱難地成為藍調歌手。[24] 她用自己真實的生命故事，富感情地演繹出歌曲。但哈樂黛的音樂並非要讓聽眾跌進絕望之中；相反，她的音樂仍然有力地向新世代說話。今天，因種族歧視而槍殺非裔美國人的新聞仍時有發生。哈樂黛的音樂，特別是《奇異的果實》這首享賦盛名的樂曲，讓與她同時期的及新世代的表演者，都能夠繼續藉她的音樂，參與及分述屬於非裔美國人的共同傷痛經歷。[25]

筆者認為這首藍調樂曲，有力地表明了藍調音樂是屬於非裔美國人的藝術表現形式，它更成為一個特定羣體創傷經驗的具現（embodiment）。它結連了一個特定羣體過去的傷痛經驗（被白人用私刑吊死的傷痛），對當下的人展現與再塑造了這份傷痛（歌曲令當時的聽眾感到極度震撼），更「賦權」（empower）予其後的每一個聽眾與樂手。它因而將一個羣體的創傷經驗，連繫到今天及至未來的非裔美國人所面對的創傷，讓他們一同成為樂曲的參與者，共同將過去的創傷經歷繼續轉化、延展，甚至有重述、演繹及帶來傷愈的可能。

（三）處境性的音樂：在傷痕中得勝的羣體

藍調音樂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演述（cultural expression），和非裔美國人受壓迫，面對種族歧視的苦難處境同出一源。美國著名非裔作家艾里森（Ralph Ellison）指出，「藍調音樂是一種將人類傷痕的細節，與殘酷的經驗，保存於痛苦意識的衝動。」[26] 艾里森的看法說明了藍調音樂有敘事的延續性，同時也反映出個人和羣體如何藉音樂的表達，深刻地

[24] Greene, *Billie Holiday*, xi.

[25] Margolick, *Strange Fruit*, 145.

[26] "the blues is an impulse to keep painful details and episodes of brutal experience alive in one's aching consciousness..."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78.

將創傷鑲嵌在記憶中。由是可見藍調音樂何以會成為了一種被壓迫、異化羣體的聲音與文化。[27]

事實上，藍調的歌詞許多時都表達了創傷、失去、不幸、報復、保護的行動等信息。非裔美國羣體將對生活中危險及負面情況的估算，連結於自身、他者、世界及未來，並透過藍調音樂，嘗試轉化這份羣體性創傷帶來的無助、危險、掙扎等強烈感受。每個參與樂曲的人，透過重複的歌曲模式，[28] 得以重述受創敘事（trauma narrative），甚至透過音樂的重述，帶來治愈的可能。[29]

因此，藍調音樂並非只是負面、憂鬱的，它的正面之處不在於簡單直接地道出所謂「和諧」的音色，而是透過非裔美國人身處的黑暗處境、特有的傷痛歷史、羣體的集體受創經驗，深刻地指向賦權與得勝的歡慶結果。他們演繹「不和諧」，表明他們不是簡單、直接地已經得勝，卻是「***正在***得勝」（overcom*ing*）。[30] 他們強調，勇敢地擁抱傷痕，能使人認知現實雖然黑暗，卻仍然可以為生命帶來美麗的啟示。由此可見，藍調音樂在非裔美國人面對現實的傷痕中掙扎，為這個不和諧的世界，創造了新的敘事可能，同時為現實不和諧的張力，提出歡慶的意義。

這份存於「張力」與「解放」中的「不和諧」，令藍調音樂成為非裔美國人面對現實苦困與解放臨到之間的載體。在面對生活中苦痛深刻的掙扎時，非裔美國羣體藉藍調音樂，結連於他們過去的創傷歷史，令今天每個聽的、唱的、彈演藍調音樂的人都成為了他們創傷經驗的參

---

[27] Alan M. Steinberg, Robert S. Pynoos, and Robert Abramovitz, "Th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rauma, Loss, and Adversity in the Blues," in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54.

[28] 如上文提及藍調音樂中的 AAB 模式。

[29] Steinberg, Pynoos, and Abramovitz, "Th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rauma, Loss, and Adversity in the Blues," 52-53, 57-58.

[30] Steinberg and Fairweather, *Blue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xxi.

與者。我們成為一個共同體，一起擁抱整個非裔羣體被異化、受壓迫的創傷經驗。透過藍調音樂的彈奏、演譯，每個參與者都被賦予重述創傷敘事的權利，並藉共同的重述與重塑羣體的創傷，迎來延展、轉化、治愈的能力。最後，讓羣體在生活的失衡處，仍能對現世與福音期盼，發出深刻的喝采與歡慶。

四　藍調宣講

許多講道學者都曾以爵士樂成為講道研究的主題。如路尼（Eugene Lowry）就闡明了爵士樂不同元素與講道間的關係；[31] 瓊斯（Kirk Byron Jones）就以爵士樂的特性，發展成一套既具吸引力又務實的宣講架構；[32] 坎貝爾（Charles L. Campbell）也言明爵士樂的傳統，如何影響了非裔美國人的宣講。[33] 然而，藍調宣講仍有其獨立於爵士樂的特色。

透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得以掌握到藍調音樂與其他音樂的獨到之處、其基本意義、歷史背景，與重要含義。不過，藍調不單是一種音樂形式，更結合了美國音樂的基調強節拍（backbeat），[34] 及非裔美國人的演講特性，從而構成了黑人宣講的基調。[35] 非裔美國人／黑人宣講

---

[31] Lowry於書中詳細闡述音樂與敘事性宣講的關係。詳見Eugene L. Lowry, *The Homiletical Beat: Why All Sermons Are Narrativ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2)。

[32]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

[33] Charles L. Campbell, "Building Up the Church," in Richard Lischer, *The Company of Preachers: Wisdom on Preaching, Augustine to the Present*, Book, Whole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2002), 467.

[34] Backbeat 通常在爵士鼓中的小鼓（snare drum）上使用，不同於多在主拍上敲打，而是在二、四拍子上擊打。Alexander Stewart, "'Funky Drummer': New Orleans, James Brown and the Rhyth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pular Music," *Popular Music* 19, no. 3 (2000): 293–318.

[35]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2；Olivier Senn et al., "Groove in Drum Patterns as a Function of Both Rhythmic Properties and Listeners' Attitudes," ed. Jessica Adrienne Grahn, *PLOS ONE* 13, no. 6 (June 29, 2018): e0199604.

（African-America/Black preaching）並非單指非裔美國人的宣講，它更是一種具有獨特文化敘事及神學意義的宣講模式，特別指向源於非洲、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motif），及其與多元的北美文化交匯而成的宣講模式。這類宣講的傳統多用詩詞、見證、故事、哀歌、藍調音樂及歡慶等元素。[36] 它也特別關注信徒在現實生活間經歷的哀痛、憂鬱，與信仰福音之間的張力。[37]

結合上文的分析，下文會從宣講者的凝視、處境化的信息，及耶穌基督帶來的歡慶為題，探討藍調宣講的內容、意義，及其對宣講者與基督受創社羣的宣講提醒。

（一）宣講者對「不和諧」的凝視

甲　凝視黑暗的不和諧

宣講者的呼召就是要直視黑暗，以權柄宣講並見證神如何在藍調的世界中——在黑暗，甚至深淵間的工作。[38] 筆者認為藍調宣講的神學，改變了宣講者的凝視（the gaze）向度。宣講者因與有恩典和愛的神會遇，得以認知一個屬神世界的存在；然而，當我們凝視這個「極怪誕的藍調現況」（the grotesque of Blues），[39] 卻往往發現現實的世界，與信仰應許的那個屬神的世界，存在極大的落差。

田立克（Paul Tillich）指出，唯有當我們願意直視人類存有（beings）的黑暗與深淵時，我們方能在現實的苦難中，窺見真理的亮光與信仰的希望。[40] 這份直視現世與天國神聖差異的「怪誕」，或筆者認

---

[36]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xii.

[37]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

[38]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9.

[39]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9-10.

[40] Paul Tillich, *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s*, The Scribner Library: Lyceum Edition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8), 52-63.

為的「不和諧」（dissonance），就成了每位宣講者應有的重擔——一份勇於透過直視、凝視現實中黑暗的不和諧，從而發現並宣講神在世界工作的負擔。這個擔子極重，因為宣講者先要面對外界與內在的、叫人難以直視的黑暗。

藍調宣講者需要有「先知式的凝視」（prophetic gaze），指的是一種勇於粉碎並改變自身與世界的觸覺。[41] 宣講者帶着熱情，將自己與羣眾的生活、現世的敘事，帶進聖經活現的世界。宣講者要明白先知性的宣講，往往會迎來人的拒絕。因此，藍調宣講的本質是危險的。[42] 它要求宣講者必須先進入充滿紛爭與矛盾的現實世界與聖經世界，並藉着凝視與宣講，揭示出其中的黑暗，將根本已存在的紛爭，帶到想要逃避、不願直視的人眼前。這種先知式的行為，往往會為他們身處的羣體與社會，帶來更大的攪擾和挑戰。

就如以賽亞先知與哈樂黛，他們同樣帶着勇氣與對世界不和諧的敏銳，沒有迴避身處現實的問題，卻勇於向製造種種不公義的當權者、政治家，以及承受不公義的人民直言世界的悲痛，向人揭示黑暗的真相。雖然他們的「宣講」為各自的社羣都帶來了更大的衝擊，但這份具藍調敏銳度的宣講，卻反而讓願意聽的人得以在世界的不和諧處找到神的蹤跡。[43] 因此，藍調宣講不僅直言，甚至重新命名（rename）了現實中的黑暗、創傷，更改變了宣講者凝視世界的向度。藍調宣講成為宣講者道出現實黑暗邪惡的策略，並賦權予講員和聽眾，讓一個屬神的羣體得以參與在共同塑造、理解，甚至改變受壓迫的現世困局。

乙　凝視傷痛的不和諧

藍調宣講者要明白，在羣體、會眾間揭露我們活在黑暗的這個現實，許多時會帶來會眾想迴避傷痛的直接反應。因為我們早已學習去適

---

[41]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3.

[42]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4.

[43] 參賽十 1 ～ 2。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0.

應黑暗，習慣活於一個不公義的世界中，甚至成為黑暗的一部分。當宣講者指出這樣的黑暗，就會為人帶來痛楚。因此，藍調宣講者要抵抗單單想讓人接納的欲望，敢於在人前宣講黑暗的傷痛現實。因為惟有指出現實的創傷經歷、那些曾受傷的人、不想再記起的人，才有可能因被提醒、記得，從而有可能得到治愈。[44] 筆者認為宣講者在羣體間，提起共同創傷經驗，並展示聖經世界的黑暗與光明間的張力，就讓受傷的羣體有機會一同用藍調的眼光，去重構聖經及自身世界的敘事。於是，宣講者對黑暗的凝視，在講壇上轉化成為對整個羣體傷痛的凝視。透過神確實地參與在羣體的傷痛中，以及在聖靈的引導下，講員和會眾得以在凝視與掙扎間，經驗被治愈的可能。

莫斯提出藍調宣講是一種帶有「藍調音樂敏銳性」(Blue sensibilities) 的先知性宣講(prophetic preaching)。[45] 意思是，我們認知宣講背後，有一個獨特的基督羣體正在面對世界複雜的傷痛經歷。在藍調宣講中，福音的呼喊往往與現實的藍調哀鴻密不可分。只要我們凝視黑暗和傷痛得足夠長久，就不難發現夏甲、他瑪、利未人的妾侍、耶弗他的女兒、大衛、押沙龍等人的經歷，以及其背後的暴力、權力、社會政治的架構……其實與我們今天黑暗世界帶來的傷痛，也有許多相似之處。[46] 聖經世界的不和諧，因而與我們生命的不和諧產生對話。羣體的集體藍調凝視，讓我們可以在黑暗中發現神的說話，讓我們的傷口得以被重新包裹。這樣看來，宣講者需成為首個凝視傷痛的人，她／他要將自身與羣體的藍調經歷與聖經的藍調世界結連，藉自身對傷痛的掙扎，將聖經、世界、天國的種種失衡展現於信徒羣體面前，並帶領會眾一同凝視、重述，與轉化傷痛的敘事。因而在宣講現實的創傷處，我們同時拒絕讓人跌入絕望之中。

---

[44]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0.

[45]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6.

[46] Phyllis Trible, *Texts of Terror: Literary-Feminist Readings of Biblical Narratives*, Overtures to Biblical Theology 13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6.

（二）處境化宣講：神在其中的信息

藍調音樂有其獨特的背景與文化內容。在非裔美國人的文化中，宣講的對象往往是一羣在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信徒。因此，藍調宣講的釋經向度，必然是尋求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與神聖的想像（divine imagination）的宣講，[47]目的就是要讓人在現實處境中，經驗「神在其中」（God is among us）的信息。

宣講者要明白在個別處境下人類自由與「能動力」（agency）的限制，同時透過豐富的想像及工具，用認知藍調世界存在的眼光來理解聖經，發現聖經之中的張力，神國應許與現世的不和諧，並與之摔跤（wrestle）。過程中，宣講者必須讓聖靈帶領，有創意地表述天國世界的存在。因此，我們宣講的「道」，就有可以賦予聽眾和講員更大的能動力，同時為我們在現實的黑暗處境中，帶來仍然真實的終末盼望（eschatological hope）。

簡單而言，藍調宣講者須用藍調的眼光重新理解、詮釋聖經的世界，並運用不同的比喻、符號、雙關語、圖像、聲音等來演繹信息。[48]「神在其中」的信息存在於複雜而失衡的現實與聖經世界中，所以我們不能夠單單用簡易的定義，就可以完全表述到這個真理。在黑暗、充滿創傷的世界中，我們更需要有對現世及聖經世界多重的詮釋，方能將「神在其中」的福音，向特定處境（specific context）、個別羣體宣講，以致讓人對聖經有更廣闊的認識，並從中發現神的工作如何帶來生命的更新。

藍調宣講也指向神學上的矛盾：生命中的哀悼對比福音中的喜樂。[49] 平日生活的苦痛，和星期天上教會的神聖體驗形成巨大的失衡

---

[47]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24-27.

[48]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26-27.

[49]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2.

感，令兩者的界線變得模糊。[50] 宣講者再不能忽視羣眾在面對生活經驗，與信仰應許的福音的矛盾所帶來的挑戰。一如莫斯用四篇講章，清晰示範了如何有創意地將聖經的世界，與當代非裔美國人的文化處境連結起來；[51] 今天宣講者應該同樣要思考，如何向其社羣的獨特處境宣講，如何運用當中獨有的文化、音樂，以及共同的經驗，包括發生在羣體間的創傷、暴力、抗爭事件等，來連結聖經的世界，帶出神仍活現在失衡中的道。

（三）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藍調歡慶

莫斯引用了非裔神學家亨德里克（Obery Hendricks）的激進說法，指出耶穌不僅是受壓迫者的救世主，更是經歷過在殖民地生活的人，了解剝奪人性公民權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因此，耶穌能深刻了解恐怖主義（terrorism）帶來的痛苦。[52]

藍調宣講者要留意，耶穌不單是活於殖民化地區的個體（a colonized individual），基督同時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羣體的解放者（a liberator of marginalized people）。[53] 耶穌了解這種被邊緣化、被限制的經歷與感受；但同樣祂是完全的神，拒絕被人，或任何學術界所建構的定義所束縛及類別化（categorized）。這樣的神能賦權予人去拒絕被類別化。[54] 筆者以為神既是那個「神祕的他者」（the mysterious other），不能被任何人或制度所量化，或被強行放置在任何一個概定的框框內。我們既有神的形象，每個人也有從神而來的獨特性。耶穌是本體的開端（ontological

[50]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4.

[51]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66-127.

[52]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1.

[53]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1-12.

[54]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1-12.

beginning），為我們帶來實存的理解（existential understanding），也同時為人類帶來終末的盼望 （eschatological hope）。[55] 耶穌基督明白我們的「不和諧」，卻又同時拒絕被「不和諧」所束縛或類別化。這就是藍調宣講的核心信息。

正如藍調音樂不單代表憂傷，或講述受苦，也具有積極性，可以賦權予表演者與聽眾；同樣，藍調宣講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歡慶」（celebration）。正如懸掛在十架上的耶穌，將原是死亡的事件轉化為歡慶，藍調宣講也應在死亡處帶出生機。[56] 因此，我們要將宣講的內容轉向耶穌基督，叫被囚的仍因見到基督而有得釋放的盼望。[57] 換言之，耶穌基督就是我們可以在「不和諧」中，能以抵達最終「解放」的原因。於是，即使在現實出錯的張力處，我們也有「歡慶」的可能。我們直視耶穌的受死，同時高舉基督的復活。當我們用藍調的角度去看聖經的世界，就會發現傷痛竟能轉化為難以言喻的歡樂。非裔美國人教會每個主日，對耶穌基督受死復活的歡呼就是最好的例子。[58] 他們每星期都重述耶穌的敘事，但他們從不將受苦節的藍調與復活節的歡慶分割。換言之，沒有加利利的受苦，就不能有崇拜主日的歡慶。

藍調就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宣講。它尋求與聖經世界的對話，講求以愛與創意為今天的會眾帶來鼓勵。[59] 今天，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在絕望的藍調世界中，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為羣體帶來得解放與治愈的福音。

---

[55]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44.

[56]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5.

[57]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15.

[58]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35.

[59] Moss, *Blue Note Preaching in a Post-Soul World*, xiii-xiv.

六　終曲

當世界正在經驗藍調的「張力」，久久未能抵達「解放」的「不和諧」，我們要如何以宣講來回應？本文以莫斯三世提出的「藍調宣講」為基礎，回溯藍調音樂的定義、模式、內容，及其與非裔美國羣體的抗爭歷史的關係。藍調音樂在張力與解放間的不和諧，反照出人在黑暗現實中的深刻掙扎。這種音樂成為連結非裔美國羣體的載體，具現了羣體的集體創傷經驗，卻同時賦權予每個參與者，讓這個獨特處境下的羣體有共同延展、重述傷痛敘事、得到治愈的機會。因此，藍調音樂重新演繹「不和諧」的傷痛，並在傷痕處，發出歡慶與得勝的歡呼。

藍調宣講就是將這種屬於非裔美國人的音樂模式，與他們的羣體經驗結合的宣講模式。本文提出這種宣講模式，提醒了每個宣講者的呼召，是要帶着先知式的覺悟，藍調的敏銳，凝視生命的黑暗、危險、傷痛，從而發現及見證神在深淵間的工作。宣講者帶領會眾，共同凝視世界與聖經的「不和諧」；在宣講羣體的創傷之時，同時因認知「神在其中」的信息，拒絕跌入絕望之中。宣講者也不能忽視活於獨特處境下的羣眾的失衡現況：要面對生活苦難經驗，與信仰應許的福音的矛盾與不和諧，以致宣講的道，能為宣講者和聽道者在現實的黑暗中帶來深刻而真實的終末盼望。因耶穌基督是宣講的核心，我們就能在種種「不和諧」處，仍然可以盡情歡慶。

今天，我們身處之地或仍結出許多不同形式，但本質相同的「奇異的果實」。藍調的失衡世界、不和諧的張力隨處可見；然而，耶穌基督是藍調宣講的核心，「神仍在其中」的信息可以轉化「奇異的果實」的收成，賦權予每個獨特處境下的宣講者、聽道的羣體，一同參與在塑造、重述、治愈的宣講旅程，並帶來改變受壓迫的現世困局的盼望。

撮　要

當世界正在經驗藍調的「不和諧」，我們應如何以宣講作反思、回應與更新？本文以莫斯三世（Otis Moss III）提出的「藍調宣講」為基本，分析藍調音樂、非裔美國人歷史，與藍調宣講三者密不可分的關係。藍調音樂的「不和諧」特性，成為連結一個獨特社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載體，具現了羣體的集體創傷經驗，並塑造出屬於這個社羣的藍調宣講模式。本文主張藍調宣講，改變了每個宣講者的凝視向度。在世界與聖經種種黑暗、不和諧、失衡之中，藍調宣講讓每個獨特處境下受創的基督社羣，仍能在共同宣講時，認知「神在其中」的信息。藍調宣講因而賦權予每個基督羣體，一同凝視那存於世界的黑暗、福音的應許，與延遲的解放之間的失衡，並拒絕跌入絕望之中。每個宣講者與聆聽者也能以參與重述及重構受創的敘事，並從中發現耶穌基督，成為我們活於失衡的世代中仍然可以盡情發出歡呼、讚美的原因。

ABSTRACT

When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the dissonance of Blues, how should we reflect upon and respond to it with our preaching on the pulpit? Based on the "Blue Note Preaching" model proposed by Otis Moss III, I would analyze the intertwi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Blue music,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Blue Preaching/ Blue Note Preaching. The "dissonance" characteristic of Blues is a carrier that connect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unique and contextualized community, embodying the collective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shaping a Blue preaching model belonging to this particular group. I argue that Blue Preaching has changed preachers' direction of gaze. In the midst of the darkness, dissonance and conflicts that are present in both the world and the Bible, Blue Preaching allows every contextualized Christian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fact that God is among us, and it empowers each participant who is living in a collective trauma experience. Through Blue Preaching, we hold the dissonance between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and the delayed deliverance promised in the Gospel, and we refuse to fall into despair. Both preachers and listeners are participating in re-telling and re-forming the traumatic narrative, in which we shall discover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us to celebrate while living within dissonance.